

cmchao / December 22, 2017 08:32AM

[出生的地方必然就是「家」嗎？——血緣不再重要的年代，原青如何「烙」出一條回家的路](#)

出生的地方必然就是「家」嗎？——血緣不再重要的年代，原青如何「烙」出一條回家的路

BY VANESSA LAI · 2017/12/16

DSC_1096_2

離開展覽前，我順帶問 Djubelang (詹陳嘉蔚) 能否請她授權提供這些影像，作為文章的配圖，Djubelang 想了想，告訴我說她會更希望大家直接觀看、現場拍照，去感受自己和影像裡的人物的關係。

「烙出一條回家的路」攝影展開幕茶會，在週末 (12/7) 的特有種商行，幾乎滿座，要看展得穿越狹小、喧鬧的走道，隔著兩人吃飯的餐桌才能近看照片。而每幅影像，彷彿這是一次與被攝者相望的片刻，親密而有點神秘的對視，將你吸進他或她的房間。

「很尷尬，但這種感覺也很有趣，」Badalaq Djubelang 不打算在這些影像旁標註被攝者的姓名或相關資訊，因為她希望影像先行、可以直接與觀者對話。「你可以看到兩種空間，一個是投影出來的畫面，好像也成為背景的其中一個元素，另一個則是他們自己的房間。」這些空間經由投影的燈光，有如時光機穿梭、返回過去某段記憶的場景，或交疊或混合出新的面貌；而他們在拍攝過程並不知道自己被投影的模樣。

「烙出一條回家的路」攝影展策展人 Djubelang 不在影像旁提供資訊，希望讓影像直接與觀者先行對話。(Credit: Vanessa)

在這些作品之中，格外顯目的是飛利冰 (Vilian Nangavulan) 的照片；他是布農族變裝皇后，踩著紅底高跟鞋，身穿一襲印有圖騰的長版外套前來看展。照片裡的他，在一架表演服裝旁捧著一件裙子，並投影上族服的圖騰。他頭上戴著布農族女性的頭飾，身上穿的則是布農族男性的服飾，在豔麗的色彩中模糊了性別的界線。

飛利冰平時化妝會戴隱形眼鏡的變色片，為了這次拍攝沒有戴，也特地畫上淡妝，他看著照片欣喜的說：「我覺得很好，拍的很像我母親的樣子。」母親對於他保有自己的母體文化，影響重大。飛力冰也想起拍攝前的訪問，有一題問到自身認同是漢人還是原住民，他當時覺得不好回答，「但我現在認為重要的不是依附別人的定義，而是自己在追尋認同的過程。」

被攝者 Vilian Nangavulan 認為重要的不是依附別人的定義，而是自己在追尋認同的過程。(Credit: 烙出一條回家的路)

第一代族人被歧視，但第二代卻苦於探究「我是誰」

「烙」(Lau) 一詞即是當代原青詮釋「太美麗、比時尚還時尚」的流行用語，Djubelang 在《排漢公主》的影像創作之後，經朋友鼓勵之下而有的攝影計畫。他們想喚起在城市居住的原民青年，對身份認同的關注；也許與母體文化未有明確的聯繫，或被動的斷裂，但新的文化也由此而生。

然而，第一代都市原住民或許還是想問這些原民青年：「回家了嗎？」、「在回家的路上了嗎？」

阮金銘是一位被攝者的父親，他從台中坐高鐵來參加展覽開幕茶會，但因為眼睛剛動完手術，看不清展覽照片，需要戴上護目鏡。他說自己很喜歡「Lau」這個字，很有意義，讓他想起了自己身為賽德克族人——賽德克族的紋面彰顯了女性能夠織布、男性擅於打獵的身份。他從小因為看到部落醫療設備不足，興起了想當醫生的念頭，但媽媽更期

望他未來擔任牧師，因此他花了一段時間，說服自己牧師其實也是治療人們心靈的工作。阮金銘 16 歲北上念台灣神學院，後來成為牧師，至今已做了 25 年。

他在茶會上分享自己寫的詩〈漂泊者的故鄉〉：

「有人總盼著歸鄉，有人常盼著離鄉。
歸鄉是去尋找自己夢境裡的故鄉，
離鄉是為下一代創造另一個故鄉。」

「我們這一代還可以獨立，你們這一代（建立認同）就很辛苦了。」他說，雖然相較二、三代都市原住民，第一代更容易在都市直接面對到歧視與不友善的排擠問題，「他們覺得可以平起平坐，但我們（第一代）會有自卑感」，但與此同時，保有自身文化的意識也會比較強烈。

相較於父母輩，當代原青不見得面對如此多的歧視，建立認同卻可能更為辛苦。（Credit: 烙出一條回家的路）

阮金銘曾在一篇文章寫道：「期盼能夠重歸自己的陣群，可以毫無忌憚地從原點上受到尊重，這種深受尊重的生命沒有失根的情懷，也沒有異鄉的愁緒。」這是他想告訴兒子的事。曾經，為了給兒子一個能夠記得住的「身分證」，與閩南母親爭論應該給兒子改成傳統姓名，雖然後來沒有改掉，但這個漢名其實也栽下了後續探問「我是誰？」的種子。

和長輩不同的是，他們將有更多文化對話的可能

「我叫阮原閩，因為我爸爸是原住民，媽媽是閩南人，」阮原閩在大三時，為了重新思索自己的藝術創作，尋找自己身份的源頭，他用 Google 搜尋自己的名字，意外搜出父親寫的文章〈希雅茲等於原閩〉，文章提起了父親在他小時候叫他族名希雅茲時，他表現出困惑的神情。

「當你回到自己的托魯閣部落時，你的名字就叫希雅茲·莫西，因為你是賽德克族人的後代子孫，希雅茲是你曾祖父的族名，他是一位既英勇又善解人意的獵人；而莫西是爸爸的名字，你祖父希望爸爸能夠像舊約聖經裡所描寫的摩西一樣，有朝一日可以帶領族人解脫被奴役的命運，我希望你更加結合『新』、『舊』二代的脈絡，成為你時代中的佼佼者……」

Djubelang 請每一位被攝者提供小時候的照片、與原鄉有關和母體文化聯繫的物件，而這篇文章就成為阮原閩在攝影展選擇使用的三個物件之一——但系上老師卻曾質疑這種追尋文化根源的作法過時、沒有必要，「他會覺得現在這個時代血緣已經不再重要，你有機會可以成為任何人，為什麼還要這麼執著？」

但阮原閩不放棄，他相信至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終有一天會回到那裡：「就像有句話說，火升起來了，那就是家。」

創作是阮原閩表達自我的開端，既然無法單用原住民或漢人的一面來看待自己，那麼他決定就用「阮原閩」的身份來看。

不過和父親那一輩不同的是，像他這樣的都市原住民或許能夠不受制於原民文化，而保留與外來主流文化對話的可能性。

和父母輩不同的是，新一代都市原青或許更不受制於原民文化，保留更多與外來主流文化對話的可能性。（Credit: Vanessa）

「我一直在思考我的母體文化到底是什麼，在訪談時也會跟大家一起思考，媽媽和爸爸原本出生的地方在哪裡，自己出生地就是家嗎？」Djubelang 在茶會上跟大家說道。

「烙出一條回家的路」正積極跳脫人類學對原住民身份的定義，讓被攝者藉由影像以嶄新的方式表達自己。

「自己出生地就是家嗎？」Djubelang 正透過展覽，讓被攝者藉由影像以嶄新的方式表達自己。（Credit: 烙出一條回家的路）

相關活動

主題：「烙出一條回家的路」攝影展

時間：12/05 ~ 12/31（咖啡店營業時間低消入場）

地點：臺北市中正區臨沂街27巷4-1號（忠孝新生站5號出口步行5分鐘，特有種商行咖啡）

介紹：

這是一個聯繫原青的攝影計畫——烙Lau。

「在城市裡，我們總是快速的交會後離散。」

如果「原住民」是人類學給一群人身上的烙印，
而這群人又何必再詮釋這樣的印記，
「或許是對『家』還有期待和想像吧！」

透過一位年輕的原住民藝術家的目光，
反觀與自身相似背景的一群人——
九零後的都市原住民青年，
在城市身之處，
如何透過思考自己的「原鄉」，
指認「家」的方向。

八位都市原青 X 一位原青藝術家

透過一個空間、三張照片、四個問題

試圖梳理出每一位被攝者對於自身的認同、母體文化以及原鄉的輪廓。

延伸閱讀

當代「排漢公主」的尋人啟事：你的最《LAU 烙》你自己定義！
